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第二回 鍾愛兒圓慧出家 梁武帝金鑾聽講

詩曰： 削髮披緇作野僧，止因多病人空門。

無緣歌舞三更月，有分倚持一卷經。

誦梵罷時知覺路，參禪靜裏悟無生。

偶逢武帝求賢詔，引向金鑾面聖君。

話說鍾子遠聽得伽藍案前一聲響，急抬頭看時，見一個老鼠在琉璃上偷油，見了人跳將下來，不偏不斜，卻好跳在籤筒上，將籤筒撲倒，響這一聲。子遠思量道：「這寺裏伽藍甚有靈感，不如將這事求一籤，問愛兒出家，日後成得功否。」就跪在伽藍案前，通誠求一靈籤，以卜兇吉。求得第二□四籤，子遠看時，籤上四句詩道：

枯木逢春月至秋，他鄉遇故喜相投。

求名問利雖成就，未若禪林更好修。

子遠看了詩，正合其意，甚是歡喜，坐在門檻上念誦。只聽得有人叫一聲：「鍾施主，為何大清早到我敝寺中閑坐？口裏念些甚麼？」子遠回頭看時，卻是管園的矮道人。子遠慌忙起身道：「阿公，要見你閻長老說話，有煩轉達。」矮道人笑道：「我去。」即忙進去。不移時，閻長老出來，迎子遠到方丈裏坐下。智覺問道：「鍾老丈久矣不到敝寺中來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子遠道：「小子不為別事，就是師父昨日到舍誦經，相小兒無壽，說有甚麼計較可救，今日特造寶刹求教。」智覺道：「一向看令郎容貌，是一孤相，在俗門中，惟恐壽薄；若入空門為僧，必成正果，又且可以延壽。這便是救他的方子。雖如此說，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捨。」子遠道：「小子正為這事而來。適間問伽藍求一籤在此，請看一看。」智覺看罷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這一籤是上吉的，只怕施主心下恍惚。若出家時，必有收成結果。」子遠道：「有何恍惚？既承師父美意，肯收留小兒，即選吉日送來。」智覺道：「施主，再要和你令正商議，不可造次。待貧僧揀一個空亡日子，辦些盒禮過來，請令郎出家，方是道理。」子遠道：「這也不消了，亦不必和賤荆計議，師父揀定日期，小子送來便是。」子遠茶罷，起身告別而回，一一與渾家說了。過了數日，智覺著行童送東帖到子遠家裏來，說道：「本月□二日，是華蓋空亡日子，果肯不棄，此日圓成更好。」

話不絮煩。真個是光陰迅速，倏忽又是□二日到了。這智覺長老著道人挑些盒禮送來，不過是蔬菜點心之類。子遠即央貼鄰當里長的孔愛泉，寫一張將子情願捨身出家文契，叫：「愛兒過來，別了娘，送你到寺中快活去。」這愛兒對朱氏唱了一個喏，叫聲：「娘，我去也！」只見兩淚交流，不忍離別。朱氏放聲哭將起來，道：「我兒，不是我做娘的心毒，只為你多災多病，我爹娘命裏招不得你，不得已送你出家。從此去，切要向上學好，勤謹聽教訓，不比在父母身邊撒嬌。」說罷，悲咽不勝。子遠亦垂淚道：「愛兒呵，寺若遠時，也不捨得你去了。今幸喜寺院鄰近，閻住持老師是純厚的，你去決然快活，不必苦切。」可憐母子二人，牽衣難捨，連這道人鄰舍，亦各垂淚，免不得拭淚而別。子遠攜了愛兒手，往寺中來。這智覺和尚出來迎接，到方丈中坐下。子遠將文契雙手奉與智覺，智覺看了，收于袖中。喫茶已罷，即辦齋供佛。子遠叫愛兒先參拜佛像，次拜師父，凡寺中和尚，俱各相見。行禮畢，長老取法名，喚作守淨。眾人坐下喫齋，齋罷，子遠在寺裏，東西兩廊前後佛殿，閑玩到晚。齋畢，又囑付了愛兒幾句方回。閒話不題。

且說這鍾守淨自到圓慧寺出家之後，真是緣會，精神倍長，災病都除。智覺請師訓讀，果然穎悟異常，記作兩絕。年近□四。經典咒懺，念誦樂器，無不精妙。更兼性耽詩書，善于寫作，寺中和尚四五□眾，盡皆敬服。智覺長老甚是愛惜。年至□六歲，長老與他討度牒披剃為僧。好一個清秀俊俏的和尚，凡是宦門富室之家有佛事者，請得鍾守淨去，方纔歡喜。自王孫公子以至騷人墨客，無不往來交遊。

說這金陵城裏，有一公子，姓謝名循，乃是有名才子。其父謝舉，現任梁朝左僕射之職，武帝甚相親信。為人醇厚，家資巨富。這公子謝循，酷好詩書，與鍾守淨文墨往來，情義稠密。聞得妙相寺工程已完，朝廷頒詔，要文武官舉薦和尚為寺中住持，謝循意欲父親薦舉這守淨與天子，無便可說。一日，謝舉晚朝回來，父子二人飲酒，說話間，公子問道：「爹爹在朝，曾有甚麼新聞否？」謝舉道：「朝內別無甚事，當今聖上，酷信佛法，最重的是沙門。如今城中新創這妙相寺，不知用了多少錢糧，靡費太甚。又詔眾官舉薦兩個有才德的和尚，為此寺住持。朝中外郡諸臣，至今未有所舉。我尋思這城內城外庵廟寺院僧人，那得個出類拔萃有才德者？只這件新聞，心下躊躇未定。」謝循道：「兒子也聞知這件事沸沸的說。兒子有一個相識的和尚，經典咒懺，件件皆精；琴棋書畫，般般都妙；況兼除葷戒酒，性格溫柔，舉止誠實。這長老可薦得與聖上麼？」謝舉道：「依汝所說，這和尚果然如此，盡可去得。你且說他姓甚名誰，在何寺掛搭？」謝循道：「這和尚名姓，爹爹多分也嘗聞得，就是圓慧寺姓鍾的年少長老。」謝舉道：「莫非是鍾守淨麼？」謝循道：「正是此僧。」謝舉點頭道：「我倒失忘了。只怕他年幼，未必老成。待明日早朝面奏定奪。」二人晚膳畢，歇息了。

次早五更，謝僕射起來梳洗，穿了朝服，到朝房內來，只見紛紛文武官員，齊集早朝。但見：

山河林繡戶，日月近雕梁。虬漏初停，絳幘雞人報曉；鳴鞭甫動，黃門閣使傳宣。太極殿鐘鼓齊鳴，長樂宮笙簧競奏。黃金爐內，游絲裊裊噴龍涎。白玉階前，仙樂鏗鏗和風管。九龍座縹緲渺渺，紅雲裏雉尾扇掩映絳黃袍；五風樓濟濟鏘鏘，紫霧中獬豸冠飾配紅珠履。侍御宮娥曼娜，護身太監端詳。兩班文武肅威儀，一國君王垂袞冕。左列著紫袍玉帶，世官世祿，果然大老元臣；右立的翠綬金章，鐵券丹書，端的皇親國戚。蒼髯閣老，公公正正，調和鼎鼐理陰陽；鐵面臺官，是是非非，培植綱常行賞罰。糾彈的繡衣御史，專飛白簡之霜；匡弼的骨鯁諫垣，慣作青蒲之伏。揮毫草詔，操象管瀟瀟灑灑，翰林學士，賣弄著山斗文章；掛甲頂盔，執金瓜淨淨凜凜，鎮殿將軍，妝點出貔貅氣象。羽林衛軍容嚴肅，旌旗影裏劍光寒；神策軍隊伍整齊，戈戟叢中彪體壯。班部中叮叮當當玉佩響，品臣執笏觀天顏；駕隊裏翩翩躑躅袍袖動，忠宰揚塵呼萬歲。這正是：

九重宮闕開闔闔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只聽得淨鞭三響，文武兩班山呼舞蹈已畢。簾內中貴官喝道：「眾臣有事早奏，無事退班。」忽見文臣班內左僕射謝舉，執簡當胸，俯伏啟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今有妙相寺工程完畢，臣等奉詔，薦舉兩員才德兼全之僧，為正副住持。臣訪得圓慧寺中一僧，姓鍾，法名守淨。戒行清高，立心誠實，禪宗透入玄微，密諦悉窺精蘊，才德俱優。此僧可充寺中住持。未敢擅便，伏乞聖裁。」武帝道：「朕方博訪名僧，未得其人。今卿所薦不虛，可速召來面朕。」即著中書官寫詔，就差謝舉為使。謝舉謝恩，領旨出朝，差虞侯飛馬先到城外圓慧寺中通報，然後上馬到寺中來。只見寺門前懸花結綵，眾和尚擊鼓鳴鐘，請僕射下馬，迎進山門，送入佛殿。看的人擁滿寺前。鍾守淨忙排香案，領眾僧一齊俯伏。謝僕射開讀詔書。詔曰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釋教宏開，愛啟三途之苦；佛門廣大，聿除人難之災。登一世于春臺，躋四生于仁壽。招提既建，國家之福德無邊；慧照日新，佛教之法輪常轉。惟爾左僕射謝舉所薦圓慧寺沙門鍾守淨，秉性圓明，不失本來面目；操功清淨，能培夙世根基。神定而戒行精嚴，律明而禪機透悟。在朕素為渴想，惟師一指迷途。茲即差謝舉為使，前來禮請入朝，匡朕不逮。詔書到日，主者奉行，即速趨朝，毋違朕命。 大通□二年七月日詔

讀詔已罷，鍾守淨和眾僧山呼謝恩已畢，款留謝僕射素齋。謝舉道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聖上臨軒以待，長老同下官就行。」鍾守淨穿了袈裟，慌忙上馬，同僕射進朝。謝舉先入朝內奏道：「臣奉聖旨，召圓慧寺僧人鍾守淨，已在朝門外候旨。」武帝傳旨宣上殿來，黃門官引鍾守淨直進殿上。武帝舉目看時，果然好一個少年俊秀沙門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頭頂五山繡帽，身披百衲禪衣。飄飄俊逸美丰姿，羅漢端然轉世。  
紅暈桃花兩頰，青分柳葉雙眉。儒門應自步雲梯，何事招提棲止。

鍾守淨山呼朝拜已罷，武帝道：「朕今新構妙相寺，每聽政暇時，欲到寺中談經說法，參禪禮佛，以求正果，免墮輪回。特掄一位才德拔萃之僧，引歸正覺。適聞僕射謝舉盛稱賢卿才德，朕欲面受教益。況朕皈依佛教已久，經典之義，頗知大略，但不識釋門真詮，果以何者為先。卿可細剖，以開朕茅塞。」鍾守淨俯伏金階，正欲開談啟奏，武帝道：「卿開講佛法，安可輕褻，敕賜錦墩坐下。」鍾守淨謝恩，右首側邊坐了。奏道：「夫佛者，寂滅之道也。諸經典千言萬語，只是教人守其靈明，勿使物欲迷障。所謂寂者，澄然清靜；滅者，冥然渾化。人能守其初心，不為物欲所蔽，則心靜神清，依然本來面目，不惟可以延齡，抑且圓寂時，魂凝魄聚，圓陀陀正覺菩提，自然登于彼岸。此「寂滅」二字之正果也。人能解得此意，然後持齋布施，誦佛看經，方有功德。不然，佛燈不照，不過是糟粕而已，何與于正覺哉！」武帝道：「卿言深透禪機，使朕豁然省悟。謝僕射薦舉得人矣。」令光祿寺大排蔬筵，著謝僕射陪宴。齋畢，謝恩退朝。次日早朝，謝舉又率鍾守淨進朝候旨。武帝御筆親封鍾守淨為僧綱司都法主，妙相寺正住持，宏仁闡教大師，一概寺院僧人，俱受節制。欽賜錦繡袈裟一件，九寶僧冠一頂，錫杖雲鞋。又賜近城良田二百頃，以為齋供。外賜御轎一乘，差中貴官八員，兩人持幢幡，兩人捧僧綱司都法主，妙相寺正住持印匣，兩人齋教誥，一人捧御燭，一人捧御香。其餘細樂金鼓旗帳，何止百餘人，前呼後擁，送至妙相寺來。鍾守淨下了轎，進入大雄寶殿，參佛已畢，望闕謝恩。本寺僧眾和道人行者，撞鐘擊鼓，俱來參見。鍾守淨一一禮畢，厚贈中貴還朝覆旨。以下樂人轎夫等，俱各賞賜，不必細說。

原來這鍾和尚素有名望，因此妙相寺中僧眾俱無他議，雖有些器量窄狹，眾人也只道佛家當如此儉嗇。況又是天子欽差來的，寺裏人不說服他管轄；即公侯將相，國戚皇親，俱各敬重往來。自鍾守淨進寺之後，天子時常駕臨，說法談經，參禪打坐，哄動了遠近僧俗士女，都來聽經，參見活佛。俱各載米齎錢，遠來布施。燒香的人，隆寒盛暑，絡繹不絕。施捨的錢財米麥，不可勝計，真個是富堪敵國。不要說鍾住持受用過于國戚王親，便是鍾子遠夫妻二人，享用極其豐足。子遠常對渾家說：「也不枉了教兒子出家一場。」此時村民俗子，看了鍾守淨的樣子，個個羨慕為僧，天下習以成風，出家者甚眾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時茂主僕二人，自從離家避難，行了數日，不覺已到沁州沁陽驛地界了。看看天晚，過了綿山，投一村店安息。蒼頭放下行李，向廚下炊飯，林時茂客房暫睡。蒼頭正炊飯間，有一個老者，也在那裏燒火，坐于灶下，將蒼頭不轉睛的窺覷。蒼頭見了，心下疑惑，問道：「老丈為何瞧著小人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看見有些面善，兄莫非在太原府中來的麼？」蒼頭道：「我正在太原陽曲縣內住。」老者又道：「兄尊姓？」蒼頭道：「在下姓林，住昇仙院前。」老者思想了一會，嚷道：「我思想了，兄莫非是林將軍尊使麼？」蒼頭道：「是也，老丈何以相認？」那老者歡喜道：「我當初在高丞相麾下犯罪，轅門臨斬時，你拿酒飯與我喫，至今不忘。為何至此？」蒼頭道：「老丈莫不就是杜旗牌麼？」老者笑道：「然也。」原來這老者姓杜名悅，綽號石將軍，因他有些膂力，頗通武藝，投在皇親王驃騎麾下為旗牌官。因隨高歡出征，失機當斬，當日虧林時茂一力解救，免死充軍。在邊塞上□餘年，逢救回鄉，不期在村店相遇。

當下杜悅問道：「你家老爺好麼？」蒼頭道：「如舊。現今要遠出，訪甚麼親戚，喚我跟隨出來。想是途路辛苦，身體困倦，睡在客房裏，等我炊飯喫哩。」杜悅道：「爺爺，你便早說些也好。隔了□餘年，不想恩人在這裏相會。」跳起身就往客房裏來，口裏叫道：「林爺在那廂？」林時茂問道：「是甚麼人叫？且低聲。」這杜悅走到床前，跪下道：「老恩主，小人受了莫大之恩，未得銜結之報，詎料今日在此相會。」說罷，納頭就拜。林時茂起身道：「老丈請起。素不相認，何勞重禮。」杜悅拜罷，起來道：「老爺，你可記得□年前失機的杜悅麼？」林時茂驚道：「你既是杜旗牌，當時俺救了你性命，免死出配邊方，何以至此？」杜悅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恩主請睡，待小人去沽壺村酒來酌一杯，以表孝敬，慢慢的告稟。」即出房門，問店家討一個酒瓶兒，逕往市上去沽酒。

不多時，沽了一瓶酒，買了幾味饌饌回店，叫蒼頭燙起酒來，就在客房裏桌上擺下饌饌，請林時茂上面坐了，杜悅侍陪。兩個喫了數杯，林時茂道：「公在邊塞受盡風霜，俺常時記念。今日得赦還鄉，萬千之喜。」杜悅答道：「小人自從老爺救拔之後，即往邊上，一路歷盡多少艱難苦楚，不可勝言。今得赦回故土，依棲著一個故友過活，因他借些資本，與這店家左右鄉鄰，時常令小人來收些帳目，不意得遇恩主。小人得獲殘生，實賴老爺再造之德，小人雖粉骨碎身，不足以報萬一。」說罷，又喫幾杯。杜悅道：「老爺如今欲往何處訪親？」林時茂道：「俺非是訪親，因有一腔心事，難對人言，今與公談，諒不泄漏。」將高澄打獵害民、被父責罰的事情，備細說了一遍：「俺如今意欲走入梁國，削髮為僧，潛身遠害，故此全真打扮，以辭故國。」杜悅道：「老爺一生忠孝，真乃豪傑丈夫，若入菩提，必歸正道。正是知機避害，明哲保身，出人頭地之處，有何不可。只有一件，老爺這般打扮，雖似道家，但這些英雄氣概，畢竟是一個將門模樣，未免被人識破。況且又無文憑路引。梁魏兩地，關隘防閑甚緊，惟恐有阻，難以過去。老爺有心出家，不如就在這裏近處寺院，削髮為僧，討了度牒，消停幾時，然後往梁國去，豈不美哉？」林時茂道：「此論甚高，但這裏近處寺院，大概斷認者甚多，或看破時，反為不美。怎地得一偏僻幽靜的寺院方好。」杜悅一面勸酒，笑道：「小人有一親弟，自幼出家，在澤州析城山成湯廟側首間月庵內為僧。這庵甚是僻靜，此去卻是順路，數日可到。自小人問戍之後，彼此並無消息。明日小人就陪老爺同去那裏訪問，一來為老爺大事，二來就探望舍弟一遭。倘或在時，就彼削髮披剃，甚為便也。」林時茂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情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叫蒼頭收拾杯盤，同榻抵足而睡。

次日，三人雞鳴起來，別了店主，一同往東。隨路而進，夜住曉行，不一日，已到澤州析城山下問月庵前。林時茂舉目看時，真個好一座清幽庵院。但見：

松篁交翠，灣一帶流水小橋；殿角巍峨，顯幾處鐘樓古剎。門臨山岫，隔溪每聽野猿啼；址靠崗巒，絕頂時驚斑虎嘯。伽藍殿樹懸薛荔，梵王宮爐噴旃檀。兩廊彩壁畫菩提，倒座觀音隨龍女。經翻貝葉，禪床老衲響金鈴；花供優曇，精舍沙彌稱佛號。果然景致清幽，須信一塵不到。不聞貴客來相訪，惟有僧敲月下門。

當下三人逕進山門，只見金剛殿上，有一個小頭陀掃地。杜悅問道：「小沙彌，動問一聲，寶庵有一位永清長老可在麼？」小頭陀道：「永長老在禪房裏打坐。」三人聽說，不勝之喜。杜悅道：「相煩你通報一聲，說是一個姓杜的弟兄，特來相訪。」小頭陀丟了掃帚，忙進禪房通報。這永清長老聽得，即忙出來迎接。見了親兄杜悅，□分歡喜，笑顏可掬。請二人進禪堂內相見，禮罷坐下。兄弟間別□餘年，一旦相會，免不得敘些寒溫，說些離別相念之意。當下永清長老分付辦齋管待。問杜悅道：「這一位道者是誰，與兄同來光顧？」杜悅道：「我正為這道者特來見賢弟。這就是高丞相部下鎮南大將軍林爺。」永清長老慌忙起身稽首道：「失敬！失敬！」問道：「林爺正好享福，為何這般打扮，做雲遊的模樣？」杜悅即將林時茂出家情由，細說一遍。永清長老道：「原來林爺為這個緣故。既要出家，貧僧敝庵，極是僻靜，人跡罕到。況貧僧還有幾張空頭度牒抄化文憑路引，待明日早晨，替林爺齋佛削髮便了。」林時茂拱手稱謝。當日晚齋已罷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，永清長老辦齋供佛，看經誦咒，林時茂跪在佛前，摩頂受戒。削髮已畢，長老代取法名，名為太空，別號澹然。即將空頭度牒一張填上法名，又有抄化文憑路引，俱付與林澹然收了。

在庵盤桓了旬餘，林澹然思欲投梁國，即便告行。永清長老弟兄二人，苦苦留住。又過了數日，林澹然辭長老堅執要行，永清長老和杜悅款留不住，只得辦齋送行。永清長老捧出一條熟銅打成的禪杖，一領緇色襦衫，一頂純綿頭搭，一個金漆鉢盂，笑嘻嘻道：「這條杖子卻也古怪，兩月前有一禪和子，長眉赤腳，來此掛搭齋供，臨去時道：『無以為謝，願留此物。』貧僧再三不肯受，他道：『權且收下。日後可轉法輪，施與一個蓋世英雄，佛家領袖。』不想今日卻好遇著尊駕，正是法緣，伏乞笑留。」林澹然收了，稽首稱謝。杜悅又贈白金二□兩，以為路費。林澹然道：「老師所賜，小僧不敢不領，老丈之贈，決不敢領。既已出家，要此何用？」杜悅道：「些須之物，不足以報大恩，聊為路途薪水之助。」林澹然堅辭不受，杜悅亦不敢強，道：「既然不收薄禮，小人願送一程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如此足感厚意。」當下拜辭永清長老。林澹然道：「日後得有進步，必不忘吾師大德。」永清送出山

門，稽首而別。

林澹然同杜悅蒼頭三人，一齊取路，行了一日，投店歇了。次日行至河內地方萬善鎮前，三人腹中有些飢了。見一村店，酒旗招揚，三人進店裏坐下，叫酒保拿酒來。這酒保燙熱兩壺酒，鋪下些魚肉菜蔬。三人正喫之間，杜悅忽然淚下。林澹然道：「杜公為何垂淚？」杜悅道：「小人非為他事悲傷，一來今日與恩主拜別，老朽年近七旬，風中之燭，朝不保暮；不知與恩主還有相見之日否。二來老朽止有一子，名成治，頗讀兵書，亦通武藝。自我未犯罪之前，令他去梁國投母舅麾下，圖一個進身，誰知去後杳無音信，餘年不見一面，未知存亡若何，常懷悒悒。有此二事繫心。所以慘切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為僧道的，雲遊四海，與你雖然暫別，也有相逢日子。便是令郎遠投令舅，精通兵法，必不落於人後。但不知令舅尊姓大名，目今為梁朝甚麼官職？」杜悅道：「妻弟姓傅名暉。向來聞得人說守邊有功，官為總兵統制，鎮守南陵郡，管轄三州四縣軍民。到梁朝問時，便知端的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既如此，老丈不必慘切，快修書一封，待俺帶去，慢慢訪問令郎消息。若遇得機會送書與他，必然回來父子相會。」杜悅拭淚稱謝。即借店主筆硯，寫了書，封固已畢，遞與林澹然。澹然收了道：「古人云：『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』承君相送，已是數日，足見厚情。就此告別，再圖後會。」杜悅算還酒錢，蒼頭挑著行李，馱了禪杖，三人走出店門。行至三岔路口，杜悅道：「今此一別，實覺心中戀戀不捨，未知何日再相會也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君今年老，不可憂鬱，以傷天和。相會有期，即此告辭。」二人垂淚而別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高歡一連數日不見林時茂來參，心下疑惑，差值日虞侯往參府衙門查問。此時參府軍士一同虞侯進高丞相府中回話，呈上文書。高歡拆開放在案上，細細展看。書云：

部下末將林時茂薰沐叩首狀上 大恩主明公大王麾下

竊以茂乃一介征夫，常蒙國士之遇；區區武弁，更叨提拔之私。學不請於韜鈴，身不通乎謀略。常懷垂轡之情，未效銜環之報。數茂之罪，濯髮難窮；感王之恩，粉身莫罄。茲者茂有眷屬，係瓜葛之至親，遠處遐方，嘆鱗鴻之久絕。欲行一心探訪，敢惜半載途遙。意欲叩別軍門。恐妨靜攝；遽爾潛離政府，罪律難逃。惟恩主大德海涵，使茂感恩岳重。冒死狀上，統冀垂憐。回首故鄉，可勝眷戀。

年月日部下沐恩小將林時茂狀稟

高歡看畢，失驚道：「林總參去訪甚親？為何有數月路程？汝等可知道麼？」軍士道：「參爺臨行，只說這親住得寫遠，不曾說甚麼地方去處，小的們故此不知。」高歡發付軍士去了，暗中思忖：「林鎮南是個知機烈士，慮那畜生尋他豐端，故此不辭而去。可惜沒了一員智勇足備的大將！」心下鬱鬱不樂。部下將士一齊稟說：「林鎮南此去，多分投于梁國。我這裏軍情虛實，他盡知之，況他智略過人，勇力蓋世，若為梁國所用，異日為禍不小。丞相可速差精騎追趕轉來，免生後患。」高歡道：「汝等不知。這林時茂為將，隨孤多年，遇戰敢前，有功不伐；立性鯁直。想他此去，不過是知幾隱遁而已，焉肯事二主，以為不忠之人？爾等毋得多言，孤自有處。」眾人無言而散。次日早朝，高歡將林時茂辭官探親之事，面奏魏主不題。

卻說林澹然自與杜悅分別之後，同蒼頭向上往東南迤邐進發，迤邐行了數日，一路無話。看看走近梁魏交界地面，到晚投飯店安歇。次早蒼頭正欲挑擔出門，林澹然道：「向上慢著，俺有句話與你說。自你隨俺以來，勤謹老實，眾僕之中，不能如你，俺故帶你出來。如今俺已為僧，況前面是梁朝地界，出家人僕從同行，甚為不便。今日與你分手，拿這行囊過來。」蒼頭雙手遞過皮匣，林澹然取出兩封散碎銀兩藏了。次後只取禪杖鉢盂褊衫便服，餘者金銀財物，盡數交與蒼頭道：「不是俺今日無情撇你，只是俺既跳出紅塵，便要雲遊天下。自此之後，你當隨便揀一個好去處，將此財物，買些田產，自耕自種，足以養老終身，不必記念俺了。」向上聽罷，拜倒地上，放聲痛哭道：「小人自從老爺收錄之後，養育深恩，未嘗忘報，今日又賜小人許多財物。老爺今日孤身出外，野店風霜，路途勞苦，正當小人跟隨伏侍，雖使上天入地，粉骨碎身，死而無怨。何故老爺今日不用小人？畢竟還要隨老爺同去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主意已定，何必多言。就此分路，不須啼哭。只是前途謹慎平安，俺亦放心得下。」說罷，手持禪杖鉢盂，背馱包裹，出門欲走。這蒼頭苦痛難禁，趕出門外，拖住林澹然衣服，跪在地下悲哭，不忍分手。林澹然含淚，假意發起怒來，喝道：「可惡這廝胡纏！」向上只得在地上拜了幾拜，起身挑擔，滴淚往西而去。

林澹然獨自一人到武津關口，即是戰國昭關，伍員適陳處也。守關吏見是個遊方僧人，也不甚盤詰。況林澹然又有度牒抄化文憑路引，大落落地徑闖進關裏。就關口飯店坐下，叫店主辦飯來。店內後生即忙鋪下蔬飯。林澹然喫飯之間，問店主人：「貴境到建康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店人道：「敝地到京師，尚有千里之程，只是有些阻礙，惟恐難行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浪蕩乾坤，怎麼難去？」店人道：「我說起來，委實驚心。」澹然駭異。」正是：

烏鴉與喜鵲同鳴，吉凶事全然未曉。

不知店主人說出甚的艱阻的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